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周允鵬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

人物三十二

絳州

上古

左徹竹書紀年帝陟左徹乃立顓帝路史黃帝葬上郡陽周之橋山其臣左徹感思取衣冠几杖而廟像之率諸侯而朝焉左徹後有左氏今聞喜漢之左邑羅苹

云晉周生招魂議黄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葬之扶微誤汲冢書云左徹乃立顓帝亦非

唐虞

棄帝嚳妃姜嫄子性敷而仁兒時以種麻菽戲成人好耕稼發菑糞土別五土之宜始為甽田民皆則之堯舉為農師虞時因禹讓百揆於稷契臯陶而三人官不轉述其功以勸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復佐禹有功史録之作益稷篇受封於邰號后稷是為田祖自商以來祀之其後至武王有天下國語

稷為天官史記棄主稷百穀時茂路史棄惟元子披

頤象亢棄之每異嫄乃收之爰名曰棄而字之曰度

辰又云堯命棄為大田職司馬今稷山有后稷陵姜

嫄墓書刑德攷堯使稷為司馬文子云為大農師齊職儀攷云堯命羲叔為司馬夏官也虞夏以司

馬為夏官棄居其職孔穎達云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天官也契數五教地官也伯夷秩宗春官也咎陶

為士秋官也垂共工冬官也惟夏官不言命然上言禹遜于稷契帝曰汝后稷播時百穀不言命官明是

稷為司馬夏官也故鄭詩箋云稷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為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馬穎達不知后稷乃

官也鄭氏昏禮謁文讚云稷為天官故齊職儀云棄捘人時尊為天官則稷實天官又非司馬矣麥魋天

降故云周有麥瑞后稷始貽民以麥種絳郡有稷山隋圖經云稷播種百穀於此羅苹云山西南去安邑六十七里唐之稷山今屬河中府

周

梁弘晉人桓王十一年為曲沃武公御伐翼

韓萬莊伯弟也桓王十一年曲沃武公伐翼萬御戎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

韓簡韓萬之孫惠公時為大夫襄王八年秦伯以閑糴之故伐晉公使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

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及戰秦獲晉侯以歸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及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韓厥韓萬玄孫貞子之子也初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

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
罪矣定王十八年從郤克等救魯伐齊戰於鞌敗之
魯侯賜厥一命之服明年景公命為卿簡王元年晉
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
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時厥將新中軍且為僕大
夫公揖而入厥從公立於寢庭謂厥曰何如對曰不
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
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

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初晉以趙莊姬之譖討趙同趙括奪其田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及武長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公乃立武而反其田史記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

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麻隧鄢陵諸戰皆將有功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厥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簡王十三年悼公即位代欒書將中軍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宋華元如晉告急厥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公師於台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十四年夏五月與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靈王六年冬告老卒謚曰獻子無忌起

韓無忌悼公初以鎮靜為公族大夫及獻子告老無忌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云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

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

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無忌仁使長公族大夫卒謚

穆子子襄平公時為公族大夫

韓起無忌弟也無忌稱其賢讓之悼公使佐上軍靈王

八年諸侯伐鄭起與荀偃將上軍門於師之梁鄭人

行成平陰之役起與趙武以上軍圍盧還自沂上魯襄公享之於蒲圃賜以三命之服二十五年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二十六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告晉起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蠧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諸侯之大夫遂盟於宋景王三年吳季札適晉

說起與趙武魏絳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五年春平
公使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起賦角弓季武子拜曰
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
既享宴於季氏有嘉樹焉起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
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起曰起不堪也無以
及召公起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之

起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起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起賦木瓜後復累使秦齊聘盟八年春如楚送女楚厚為之禮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十九年昭公使聘於鄭起有環其一在鄭商起謁諸鄭伯子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起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起請諸

子產子産對曰昔我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强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起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起於郊起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起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

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起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起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産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起私覲於子産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敬王六

年秋起卒謚曰宣起子須景王五年平公使如齊逆少姜楚人稱之孫固不信固為馬首大夫

箕襄　邢帶　叔禽　叔椒　子羽襄帶韓氏族禽椒羽韓起庶子楚薳啟疆皆稱為大家

原黯曲沃稱臣竹書桓王十三年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

郤豹字叔虎晉人獻公時為大夫公田見狄柤之氛歸寢不寐豹朝公語之出語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

狄相也夫狄相好專利而不忌其臣競諂以求媚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民各有心無所據依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狄相豹將乘城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豹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子夷事公子夷吾驪姬之亂公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夷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及里克殺奚

齊卓子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襄王三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惠公公殺里克以說丕鄭聘秦言於秦伯召呂甥郤稱暨芮出公納重耳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

輿大夫及文公入秦人殺芮而施之

郤缺郤芮之子初以父罪廢耕於冀臼季使過冀見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公請用之文公以為下軍大夫襄王二十三年晉敗狄于箕缺獲白狄子公命缺為卿復與之冀河曲柳棼諸戰皆將有功靈公初說趙盾歸衛地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

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德莫可歌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從之顯王三年會魯叔仲惠伯于承匡復說趙盾名士會歸晉定王六年代盾將中軍九年求成于狄衆狄皆服于晉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缺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卒謚成子子克字駒伯景公時為上軍大夫郤之役先縠僨師克與士會以上軍殿其

卒而退得不敗定王十五年春晉使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克登婦人笑於房克怒出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請公伐齊弗許十八年齊侵魯晉師救之克將中軍與齊戰于鞌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師從之齊師遂敗逐之三周華不注魯成公會晉師于上鄍賜克先路三命之服師歸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克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十九年齊侯朝晉將授玉克趨進曰

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于錡屬公時大夫簡王八年春使乞師於魯晉師伐秦錡佐士燮將上軍敗楚鄭後為胥童夷羊五等所殺

郤犨克從父兄弟食邑於苦稱苦成叔厲公時將新軍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嘗使魯聘盟暨如衛齊乞師與錡至號三郤後同遇害

郤溱晉人郤至之先文公時大夫公蒐于被廬使溱將中軍城濮之戰溱與原軫以中軍公族横擊楚師敗

之

郤至郤克族子厲公時大夫簡王七年夏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于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

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
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
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
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
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
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
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

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
不從遂入卒事麻隧之役至佐新軍十一年晉伐鄭
至復佐新軍與楚戰于鄢陵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
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
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
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
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
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楚師敗

遁明年厲公嬖臣胥童夷羊五長魚矯並郤錡郤犨譖于公請殺之郤氏聞之欲攻公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遂與錡犨竝遇害

郤縠郤至弟簡王八年晉伐秦縠御戎與秦師戰于麻

隧敗之十一年復御厲公敗楚鄭於鄢陵

辛俞欒懷子臣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者為大戮俞行吏執而獻之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聞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若受君賜是墮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公知其不可

得也乃遣之

少室周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

簡子許之使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董叔趙臣趙惠文王十一年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

漢

裴遵解邑君陵裔孫歷燉煌太守自雲中從光武平隴

蜀徙居安邑安順之際徙聞喜曾孫煜并州刺史度

遼將軍

裴茂煜子字巨光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書建安初以
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功封列侯

裴綰茂子官至尚書令其族為中眷

裴輯茂子獻帝時工部尚書其族為東眷

裴儁字奉先河東聞喜人魏尚書令潛弟也傅暢裴氏
家記曰儁姊夫為蜀中長史儁送之時年十餘歲道
阻不得還既長知名為蜀所推重官至光祿勳

魏

裴越字令緒儁子為蜀督軍蜀破還洛陽拜議郎

裴潛字文行茂子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荊州平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為倉曹屬魏武問曰卿以劉備才略何如潛曰若乘間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烏丸王及大人凡三人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以潛為代郡太守將授精兵鎮討之潛辭曰今多將兵往必懼

而據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
迫也單車之郡撫之以靜遂悉令還前後所掠而棄
誅郡中大吏通烏丸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
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之潛曰潛於
百姓雖寛於諸胡為峻今代者事加寛惠彼素驕恣
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以勢料之代必不靖
後數十日而軍書至乃遣鄢陵侯彰征之潛出為沛
國相遷兖州刺史魏武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

賞賜魏初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頴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遷荊州刺史賜爵關内侯明帝初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户入為尚書令奏正百五十餘條喪歸拜光禄大夫時遠近皆云當為公正始五年卒遺令薄葬墓中惟置一座瓦器數枚贈太常諡曰貞始潛自感所生微賤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清省恪簡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織藜芘以自供在兖

州嘗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挂柱其家教似石奮魏興少能及者然人才終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子秀嗣

裴徽字文季潛少弟有高才逺度善言元妙為吏部郎時王輔嗣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曰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邪弼曰聖人體无无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徽累遷兾州刺史安

平趙孔曜謂其垂神幽數留精九臯薦平原管輅於
徽徽曰便相為取之莫使騏驥更為凡馬荆山反成
凡石即檄召輅為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
罷倦天時大熱移牀在庭前樹下至雞向晨然後出
遂連轉輅鉅鹿從事治中別駕又舉為秀才徽嘗問
輅何平叔一代大名其實何如輅以為少功之才徽
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
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

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徽子黎康楷綽
毋丘興河東聞喜人黄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
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胡有功
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久武威當諸
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難領太守毋
丘興到官内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為官效用
黄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烈臨難不
顧為將校民夷陳說禍福言則涕泣於時男女萬口

咸懐感激形毁髪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蹴脅張掖
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驪靬二
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卹使盡力田興
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殿下即位留心萬機
茍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録臣伏緣聖㫖指陳其事乃
封高陽鄉侯入為將作大匠卒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興子襲父爵為平原侯文
學明帝初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宫之舊甚見親

侍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宫室儉上疏曰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宫室猶無益也遷荆州刺史青龍中以儉有幹策徙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隧烏丸長右北平寇婁敦遼西護留等率衆五千餘人降公孫淵拒戰不利引還明年偕太尉司馬懿討淵以功進安邑侯食邑三千九百户正始中督步騎萬人出玄菟諸道

討句驪王宮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
梁口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都屠句驪都斬
獲首虜以千數令諸軍毋壞沛者得來墓伐墓樹放
遣其妻子宮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宮奔買溝儉
遣元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餘里刻石紀功刊
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
者百餘人穿山溉灌民賴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
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鎮南將軍與諸葛誕對換

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禦之恪退還初儉與夏侯元李豐等厚善以文欽曹爽邑人數有戰功厚待之情好歡洽欽亦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協謀罪狀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令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於城西歃血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至樂嘉子俶小字鴦年尚幼勇力絶人謂

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來攻師軍俶率壯士先至大呼師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俶退欽亦引還儉軍傅欽戰敗衆潰至愼縣儉與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艸中安風津都尉張屬射殺儉秀重走入吳

毋丘甸字子邦儉子有名京邑為治書侍御史嘗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今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甸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走靈山司馬師聞

儉起兵問屈頵所在云不來無能為也師別將攻下靈山遇害儉初起兵遣子宗四人入吳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宗字子仁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奥巴東監軍益州刺史

晉

裴秀字季彦潛子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徽者出則過秀而嫡母宣氏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起宣氏後遂止時

人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毋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陽亭侯遷黄門侍郎以爽故吏免尋爲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伐諸葛誕以行臺豫參謀畧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户當道鄉公初進縣侯增邑七百户遷尚書僕射咸熙初釐革憲司命秀改官制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

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髙苑縣濟川墟為侯國嘗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殊特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嗣王拜尚書令右光禄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户有司奏郝詡事詔曰不能使人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關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隸校尉李熹復劾占官稻田詔又曰秀幹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久之詔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其所裁當

無違者又以禹貢山川地名久遠變易後世或強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泰始七年卒年四十八詔曰司空經德履哲體蹈儒雅佐命翼世勲業弘茂方將宣猷敷制為世宗範不幸甍殂朕甚痛之其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卒其友人料

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荂
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
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配享廟
庭二子濬顔濬嗣位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憬別封
高陽亭侯
郭璦河東聞喜人為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
損璦多駁正之以公方稱著終建平太守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瑗子好經術博學有髙才而

詢於辨論詞賦為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歷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乃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往王導深重之引參軍事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

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歴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上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徳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竒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啟

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上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上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時陰陽錯繆上疏言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德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復上疏言赦不宜數令之宜赦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項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在東宮以

才學見重埒於溫嶠庾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
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嘗誡之曰此
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
盡卿乃憂酒色為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
自以才高位下乃著客傲其辭尤美永昌元年皇孫
生璞上言宜因國慶大赦天下納之即大赦改元時
暨陽人任谷妖詭自云有道術留於禁内復疏言以
特遣谷出且曰臣忝荷史任敢忘直筆後谷竟亡走

璞以母憂去職未期王敦起為記室參軍時穎川陳迹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人莫喻其意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上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王敦謀逆温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己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

事而璞云大吉是為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搆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岡斬之年四十九敦平追贈弘農太守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為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

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為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虚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鶩官臨賀太守

裴楷字叔則徽子明悟有識量尤精老易弱冠與王戎齊名鍾會薦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詔楷於御前執讀善宣吐聽者忘倦武帝為撫軍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闕鍾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遂為吏部郎楷風神

高邁博涉羣書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暎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宫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探策以卜世數而得一楷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上大悦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内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楷不交石崇長水校尉孫季舒與崇酣燕崇欲表免之楷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寛厚嘗

取貴要珍玩宿昔便以施窮乏嘗别宅從兄衍悦之即以與衍歲請梁趙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其行己任率皆此類與山濤和嶠竝以盛德居位上嘗問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今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唐虞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乃出充為關中都督上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叙漢魏盛衰之迹上稱善坐者歎服楷子瓚娶楊駿女而楷素與

駿不平駿轉楷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衆人為震恐楷容色不變舉動自若侍中傅祗救護止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正直不阿附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楚王瑋為北中軍候加散騎常侍楷不敢拜轉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因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埀當發而瑋果害亮瓘楷單車入城匿妻父王渾家得免瑋誅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

戎益管機要楷不樂處勢王渾請轉爲光禄勳不聽
就加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詔遣黄門郎王
衍省之楷回眸矚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儁楷有
知人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
之致於宰府嘗目夏侯元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
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
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高臨下幽然深遠卒年五十
五謚曰元五子輿瓚憲禮遜輿字祖明襲爵爲散騎

侍郎卒謚簡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永嘉末徐州刺史為趙固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時人以閩喜八裴方瑯琊八王云

裴瓚楷次子字國寶為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王綏每從瓚游綏父戎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初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誅為亂兵所害

裴憲字景思楷子少而穎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

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閫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見而奇之初侍講東宮歷黄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為尚書永嘉末石勒破浚𥨊及荀綽恬然私室勒召詰之𥨊神色侃然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簿浚官寮親屬皆貲至巨萬惟𥨊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數斛而已勒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虚也署從事中郎撰朝儀後至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

公憲未嘗以物務經懐二子挹轂並以文才知名轂

趙散騎常侍並被搆害憲竟卒於石氏

裴郃字道期河東聞喜人康子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郃

為長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深交徵太子中庶子

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

東中郎將隨越出項卒於軍及王導拜司空歎曰裴

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

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

裴嶷字文𠏉河東聞喜人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畧累遷中書侍郎轉給事黄門郎滎陽太守屬兄武為元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俱南道路梗塞與開投慕容廆首定名分為羣士啓行廆甚悦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將遣使獻捷令嶷將命嶷盛言廆威

略舉朝改觀將還上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

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

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顧慕

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故遣使臣萬里表

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

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國貪還反命耳上曰卿言是

也乃遣嶷還廆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

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宋

裴顗字彦齊聞喜人少有異操宋泰始中聰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為參軍歷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顗不與遂與别籍後上表數齊王惡掛冠去之遇害

梁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兾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僑壽陽為宋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

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末始安王蕭遥光引為揚州
參軍遥光敗還壽陽刺史裴叔業降魏隨衆北徙為
魏郡太守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梁天監初自拔
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求邊境自効為廬江太守五
年征邵陽州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
戰輒尅密作沒突艦會淮水雨溢乘艦徑造橋側進
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旋左遷始
安太守邃志立功致書呂僧珍曰昔阮咸顔延有二

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廪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遂為信武將軍督衆軍討之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

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以後軍蔡秀成不至拔還復整兵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别遂自為黄袍騎先攻拔狄丘甓城黎漿又屠安城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與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遂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元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偽遁承業等悉衆來追四甄競發魏衆大敗

斬首萬餘級承業走閉門不敢復出邃疾篤命衆軍守備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侯謚曰烈邃沈深有思略為政寛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子之禮嗣

裴之禮字子義邃子美儀容能言元理為西豫州刺史母憂惟食麥飯歷位黄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儛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不動上壯之以為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

中給事黃門侍郎隨例入長安
裴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少負意氣常
隨邃征討立功邃器重之戎政咸委焉壽陽之役邃
卒於軍之高肄夏侯夔平壽陽除梁郡太守封都城
縣男汝陰來附敕應接之除潁州刺史父憂起為光
遠將軍平陰陵盜為譙州刺史遷西豫州刺史率衆
援臺城南豫州刺史鄱陽王範命總督江右援軍諸
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横江遣船舸迎致與韋粲

等俱曾青塘及臺城陷還合肥與範西上元帝令爲
侍中護軍將軍時之高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斬景
上使報之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
上深嗟其介直除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謚曰恭
裴之平字如原之高弟少倜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
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
禄大夫慈訓宫衛尉竝不就築山穿池植卉木有終
焉志卒謚曰僖

裴之横字如岳之高少弟好賔游重氣俠不事産業之高為俠被疏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百人營田墅芍陂遂致殷積梁簡文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常侍遷直閣將軍與鄱陽王範世子嗣入援臺城還合肥任約逼晉熈範令之横下援範卒乃還範副梅思立密要尋陽王大心襲盆城之横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遂降景之横與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内史随王僧辯拒退侯

景遷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入守臺城又隨討陸納于湘州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齊攻東關為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之横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没於陣贈司空謚曰忠壯子鳳寳嗣

裴畿之高子太子右衛率力戰江陵死之

陳

裴忌字無畏之平子少聰敏有識量涉史傳為當時所稱招集勇力隨陳武帝征討王僧辯弟僧智據吳郡黄他攻之不能尅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塘直趨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華皎稱兵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初改樂安縣侯歷都官尚書北伐以本官監吳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

呂梁軍敗囚於周授上開府隋時卒於長安年七十

三

北魏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雙碩位恒農太守

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稱

為神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

宗敬焉汾陰薛永宗應蓋吳來襲聞喜駿率厲鄉豪

奔赴賊退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叙事宜帝

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暠來聘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

裴聿字外興河東聞喜人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為北中府長史帝以聿清貧欲以幹祿優之命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

裴宣字叔令駿次子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通辯博物司空李沖見而重之孝文初徵為尚書主客郎累遷太尉長史請令州郡戍邏埋掩骸骼并符出兵之鄉使招魂祔祭復其年租調傷痍者免其兵役從之出為益州刺史至州綏撫甚得戎羌之心宣常慕廉退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志直隨牒至此禄厚養親效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敘心焉宣素明陰陽書尅亡日如其言贈豫州刺

史謚曰定尋改為穆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兾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襄陽父順宗兄叔寳仕宋齊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宋元徽末為羽林監齊髙帝驃騎行叅軍齊初累遷寧蠻長史廣平太守明帝輔政以為心腹及即位為給事黄門侍郎封武昌縣伯魏孝文南次鍾離齊拜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語叔業盛飾服

玩聿曰伯父衣服誠為美麗但恨不晝游爾廢帝即位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叔業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渡淮叔業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

州事詔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給東
園温明祕器子儁之字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
卒于譚綌封國祿歲入每以分贍諸叔位輔國將軍
中散大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敬子測字伯源襲歴
通直散騎侍郎入關西芬之字文馥長者好施篤愛
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封上蔡伯為東秦州刺史
在州有清靜稱徙封山茌遷岐州刺史隴賊陷城為
莫折念生所害贈青州刺史藹之字幼重好琴書其

內弟柳諧善鼓琴誚之師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
叔業長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業入魏封雍丘縣子
位渤海相卒謚恵恭子約字元儉性剛鯁後襲爵為
別將行渤海郡事大乘賊陷城見害子英起洛州刺
史威起齊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彦先弟絢揚
州中從事率城南人數千家泛舟南走髙原避水遂
附梁衆潰見獲投水死
裴植叔業兄叔寳子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

談理義叔業卒席法友柳元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為兖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附南特恕其罪尋授揚州大中正出為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嘗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高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已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詞氣激揚見於言色嘗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不應在百世

衣冠之上侍中于忠黄門元昭寢而不奏時忠専權
搆成其禍矯詔殺之朝野稱寃臨終神志自若後故
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子悏
襲爵
裴颺植弟壯果有謀略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魏
為南司州刺史封義安縣伯詔命未至被害進爵為
侯子烱不得襲封明帝初乃封城平縣伯烱字休光
小字黄頭除鎮遠將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

侯改封高城尋兼尚書右丞出為東郡太守為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刺史謚簡烔子斌叅軍斌子堪歷尚書郎

裴瑜字文琬飂弟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定

裴粲字文亮瑜弟封舒縣子沈重善風儀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後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解顏

坐事免後宣武欲覩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史間使者相屬合家怔懼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朝士咸望塵拜謁粲唯長揖而已人尤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乃令人持蓋覆之歎曰何代無奇人後為揚州大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為侍講轉金紫光禄大夫節閔初復為中書令正月晦臨洛濱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卿昔

戒北海以酒令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敢獻微誠帝為命酌孝武初出為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禱雨海神直據胡床舉杯曰僕白君左右言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賊耿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尋為翔害送首於梁子

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六世祖詵晉太常卿避地涼

州東歸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恵州别駕佗容貎魁偉隤然有氣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威恵甚著狡吏奸人皆改貫所得俸禄分卹貧窮轉前將軍荆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險不賔前後牧守未能降欵佗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宴繦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

請贈不受賵襚諸子遵之佗性剛直不好交俗人投分者必當時名勝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裘衣其貞儉若此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刺史謚順父山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

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以宮官例免宣武初為中書侍郎上專心釋典延儁疏諫除司州别駕時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堨廣袤三十里皆廢毁多時莫能修復延儁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

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謡之在州五年考績為
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
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後於河
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竝
有學尚同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超贈尚書僕
射
裴良字元賓河東聞喜人為尚書考功郎中汾州吐京
胡薛羽等作亂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北道行臺大

破五城郡山胡馮宜都等於雲臺郊又山胡劉蠡升
狂獗以良為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
城人饑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居西河自良始孝靜
初為衛大將軍太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謚貞又
重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居官有聲績位終司空
左長史
裴慶孫字紹遠河東聞喜人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為
募人別將討吐京胡薛悉公馬牒騰大戰雲臺郊西

賊衆大潰除直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緜蜀又為別將從軓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尒朱世隆北渡詔慶孫為大都督率衆追擊以窓通伏法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好事者多相依附四方游容恒有百餘與諸才學士咸相交結是以為時所稱

裴詢字敬叔修子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開解

位平昌太守尚太原長公主特除散騎常侍司徒右
為本邑中正詢讓族叔眪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
祕書監出為郢州刺史表巒酋田朴特為西郢州刺
史及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為表裏聲援郢
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為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
官兼侍中為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
公謚貞烈無子

裴美敬憲從弟務之子少有美名舉秀才咸陽王雅相

賞愛欲妻以女美拒不納除奉朝請

裴懷古聞喜人嘗懷輯姚雋諸蠻歸者日千計又使於突厥抗節不少挫徙居壽春為并州都督長史吏民懷之後名去再為并州州民扶老攜幼出迎時稱清介

裴定宗河東人高允為秘書監定宗與河間邢祐北平陽嘏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佐郎俱為稱職竝號長者

北周

裴寛字長寛河東聞喜人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内郡守父静慮銀青光禄大夫贈汾州刺史寛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為州里所稱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從弟文直曰裴長寛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選孝明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孝武西遷寛謂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理無東面以虧臣節乃避難大石

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馬韋子爽在洛窘急投寬寬開懷納之信知而詰責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日獲罪是所甘心經赦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也不然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乃加警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新城被擒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占對

文襄甚賞異之厚加禮遇寛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周文帝曰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寛爲高澄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寛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初進爵子寛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寛每揣知其情邀擊

無不尅天和三年除温州刺史復以沔州接敵境移
寛為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執至揚州卒
於江左子義宣後使陳始得還柩隋開皇元年贈襄
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
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周
文帝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
從軍征討乘黄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

黄驄少年永熈中授河北郡守沙苑敗率宗黨歸闗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推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從戰芒山陷陣擒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藺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服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内都督遷帥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隋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為政百姓畏之盜賊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尉遲迥伐蜀為前軍開劒閣破季慶保降

揚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有州人張遁李拓驅百姓圍州城果設方略以拒之賊退走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閒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周初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為稱職卒贈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

扞禦齊人有威略歷建譙亳三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人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志識聰慧年十三父憂哀毁若成人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執其使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别將及孝武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問之俠曰圖欵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

政乃進俠於上授左中郎將及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曰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馬俠曰既食其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以功進侯王思政鎮玉壁為長史草思政報齊神武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人如子與諸牧守上謁周

文令清慎如俠者同立衆無敢應𧗽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並為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聲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暠鄀城守

張建並以郡來附俠密謂人曰冨日動言肆且輕於去就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鄜城竟不遣監統冨還以郢叛卒如俠言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初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公遷户部中大夫奸吏隱没或至千萬厲精發擿數旬内奸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掌錢物典李貴悲泣或問之對曰官物多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耳俠

許其自首俠嘗遇疾沈頓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所若因此而瘳晉公護曰裴俠危篤而不廢憂公聞鼓聲病遂愈豈非天祐勤恪也司空宇文貴小司空申徽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上為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備足搢紳咸以為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吏民作頌紀清德焉子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為成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

令為權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終以毀卒北史贊
嵩和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
之良吏何以加此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祖景孝文時赭陽郡守雄少
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略孝武西遷慷慨有立
功志大統初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
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為犄角每抄掠東魏
所向克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軍司慕容紹宗合勢

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畧盡兄及妻子皆被獲乃詰賢
軍隨賢還洛潛欲襲賢事洩遁謁周文於弘農封武
陽縣侯遣還鄉里更圖進取雄招集義衆從獨孤信
入洛陽芒山之役周文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
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
雍州刺史郭叔畧接境頗為邊患雄輕將千騎夜入
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畧城服東魏人衣服
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畧出馳之雄自後射再發

咸中遂斬畧首除河南尹進爵公尋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周初進新義郡公
賜姓宇文氏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
具知敵虛實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
有勝負而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於鎮贈大將軍
五州諸軍事謚曰威子禽嗣

裴文舉聞喜人邃子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
奉朝請周文帝子盛簡賓友文舉選與諸公子游雅

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
賜姓賀蘭氏周初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開幕府為
司録憲出鎮劒南復為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
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或勸以利
答曰利之為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
以不為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
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廉約自守
一遵父邃任正平遺範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

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為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伯轉軍司馬文舉與弟璣友愛璣早亡撫視遺孤逾於已子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楊擲字顯進正平高涼人祖貴父猛並為縣令擲少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大司馬城陽王元徽逃難投擲

藏而免之孝莊立徽復為司馬擠以義烈聞擢拜伏
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孝莊北度太行及尒朱榮
奉帝南討至馬渚擠具船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
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
軍大中大夫從孝武入關進爵為侯加撫軍將軍銀
青光禄大夫周文遣擠間行詣鄴覘察使還稱旨授
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命擠慰撫
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款附從攻弘農拔之徽行

詣鄯郡與土豪王覆憐等密相應會內外俱發拔郡禽守程保及縣令等以功授大行臺左丞更為經略旬月之間攻拔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諸城以擲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擲分兵邀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擲威聲棄城遁走擲遂移據東雍州表行建州事擲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贏糧附之再擊破東魏軍大獲甲仗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修義與斛

律俱相會敵衆漸盛㨗孤軍無援謀欲拔還遂僞爲周文書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於夜拔走敵不敢迫朝廷嘉其權以全軍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盡出城中戰士拒守㨗從他道濟襲尅之進驃騎將軍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録前後功封郃陽縣伯芒山之戰東魏將侯景率騎追㨗㨗與儀同常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

景乃引退復授建州刺史鎮車箱擲久從軍役未及
葬父表請遷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
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竝給儀衛州里榮之齊神
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擲率騎迎禦景聞擲
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
其見憚如此十二年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
進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改封華陽
縣侯保定四年遷少師大軍圍洛陽詔擲出軹關擲

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常克獲遂有輕敵之心深入敵境又不設備敗降於齊撊之立勲也有慷慨壯烈之志軍敗就虜以求苟免時論鄙之朝廷猶録其功不以為罪令其子襲爵

裴藻河東人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為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為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

裴鴻聞喜人少恭謹有幹略歴官内外周天和初拜郢

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髙邑縣侯從衛公

直南征敗没卒於陳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隋

裴肅字神封俠子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

善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

韋孝寛征淮南隋初杜門不出開皇五年授膳部侍

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上

書言髙熲天挺良才元勲佐命願録其大功忘其小

過二庶人得罪已久願各封小國若得遷善漸更增益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徵入朝見於含章殿罷遣之大業中久不得調復杜門後執政希旨授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立廟於漳江之浦有子尚賢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使弓馬伐陳以親衛從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諫見

囚諒敗趋拜護軍改授武賁郎將從李景討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禄大夫擊破吐谷渾加金紫光禄大夫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禄大夫從征高麗進光禄大夫李密據洛口令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静持仁基長短仁基懼殺懷静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子行儼驍勇善戰復以為緜郡公王世充詣偃師求決戰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

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諸將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戰遂大敗仁基為世充所擄深禮之以兒女妻行儼謀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覺為世充所殺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訥之子好學有智數世父讓之

曰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留情世事仕齊高平王文學入周隋文帝為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憂歸名參相府記室事隋初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領元帥記室令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詔巡撫嶺南高智慧汪文進等梗道矩請速進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擊破大庾嶺九栅賊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

之遂斬師舉進拔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綏集二十餘州署渠帥為刺史縣令及還上命升殿謂高熲楊素曰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户部侍郎遷內史侍郎請出使說突厥都藍顯戮其妻宇文氏竟如所料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於塞外又令撫慰啟民還為尚書左丞轉吏部侍郎名稱職大業初令掌張掖交市事

矩誘諸胡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賜物五百段西夷經略咸以委之後還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三年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復往燉煌遣使説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導使入朝及上征吐谷渾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與西蕃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譟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以示中國之盛竟破吐谷渾遣兵

戌之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冬矩以朝貢者多請東都大戲乃徵四方奇伎異藝陳端門街勒百官及士女縱觀又令店肆皆盛酒食邀蠻夷貿易者就坐醉飽而散薛世雄城伊吾矩共往經略還賜錢四十萬矩又請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竟入朝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幸啓人帳見高麗使請脇令高元入朝始建東征之策及伐高麗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令兼掌兵事進位右光禄大夫時文武多以賄聞唯

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為世所稱後安集隴右令

曷薩那部掠吐谷渾獻策分始畢勢以宗女嫁其弟

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又誘史蜀胡悉

互市伏兵馬邑斬之十一年北巡有鴈門之役詔宿

朝堂以待顧問尋從南幸奏四方盜賊又請鑾輿早

還後入竇建德留守洺州與曹旦舉山東地歸唐授

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

韓擒虎字子通東垣人家新安雄之子也少以膽略稱

容貌魁岸性好書經史百家略知大吉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武帝伐齊擒虎說下獨孤永業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陳人逼光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平合州隋文帝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頻寇江北屢挫其鋒開皇初拜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所憚及大舉伐陳為先鋒擒虎領五百人宵濟襲采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

熟半日而拔次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多來謁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陳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亦棄軍降擒虎以精騎直入朱雀門蠻奴撝陳人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遂平金陵時賀若弼亦有功詔晉王曰此二公者朕本委之惡如朕意又下優詔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人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清專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

光於天壤逖聽前古罕聞其匹及至京弼與擒虎爭
功擒虎曰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
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
掖門臣啟關而納之安得與臣為比上曰二將俱合
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先是江東謡曰
黄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
擒虎本名豹平陳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皆與歌相
應云後突厥來朝上謂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對曰

聞之上命左右引詰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真食千户以行軍總管屯金城備胡即拜凉州總管俄徵還恩禮殊厚無何疾卒子世諤嗣驍捷有父風以楊玄感事逃奔

韓洪字叔明垣曲人擒虎季弟少驍勇善騎射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從韋孝寬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封甘棠縣侯隋初進爵公開皇九年伐陳授行軍總管及

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皆歎服王賜縑百匹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轉廉州刺史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犯塞洪拒之遇於恒安衆寡不敵四面搏戰身被重創潰圍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坐除名大業中拜隴西太守朱崖王萬昌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領郡如故萬昌弟仲通復叛又平之還師卒

韓僧壽字元慶擒虎母弟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中旅下大夫隋高祖得政從平尉遲迥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户開皇初拜安州刺史轉熊州後轉蔚州進爵唐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雞頭山破之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十七年屯蘭州明年征高麗領行軍總管還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復改新蔡大業五年從幸太原坐事除名

尋復位八年卒年六十五有子孝基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隆子開皇元年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祖傑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九年江東平通年十歳隆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告曰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師廢久矣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乃有四方之志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歳仁

壽三年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隋
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
霸略稽今驗古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以生賜朕也
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
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
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
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
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大業元年徵又不

至辭以疾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

而已乃續詩書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

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

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

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頴川陳叔達等咸

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他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其

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

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竝不至十三

年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端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子二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裴脊叔業五世孫始自聞喜徙稷山大業中為淮安司

户參軍涖政仁愛賊不忍害護送還鄉

裴文安聞喜人仁壽中為漢王諒總管府兵曹諒反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之内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鋭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灞上咸陽以東可指揮而定闗中兵不暇集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悦署文安為柱國如其計部署諸將

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名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退使彼計成大事去矣未幾煬帝使楊素將兵擊諒諒敗降於素

山西通志卷一百三十二